

# 擦亮潍坊的文化名片

□ 郭兴华

提及潍坊，人们的脑海中便会浮现出那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轮廓。从郑板桥在《潍县竹枝词》中描绘的“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的繁盛景象，到如今遍布市区的文化古迹，潍坊始终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这些散落于城市各个角落的文化遗珠，如同点点星光，汇聚成潍坊这座城市最耀眼的文化名片。

在潍坊众多的文化名片中，位于老潍县城胡家牌坊街的十笏园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踏入十笏园，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那个繁华而又古朴的年代。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潍县首富丁善宝购得此处宅院后，不惜重金进行改扩建，使得这座宅院在30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院落、水池、亭榭、廊、书斋客房等布局精巧，紧凑而不拥挤，充分体现了清代北方宅院建筑的高度艺术水平。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曾在《说园》中赞叹：“潍坊十笏园，清水一池，轩榭浮波……北国小园，能饶水石之胜者，以此为最。”

十笏园的名字，听起来似乎有些谦逊，仅有十个笏板大小，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丁善宝，这位豪绅兼文人，中过举人，能诗文，他为这座私家宅院取名十笏园，既是一种自谦，也是一种戒满。他亲笔题写的“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家训，更是对后人的一种殷切期望。十笏园不仅是丁氏家族的聚居地，更是潍县历史的缩影。它见证了潍县的繁华与沧桑，承载了无数的故事与传说。

十笏园的前身是明代刑部郎中胡邦佐的故居。胡家四代为官，政绩昭著，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朝廷下令修建“恩锡四世坊”立于门前，十笏园门前的胡家牌坊街由此得名。此后二百余年，胡邦佐的故居多次转手，直至丁善宝购得并进行改扩建。十笏园建成后，丁善宝撰《十笏园记》告诫后人，十笏园乃养静之区。然而，世事无常，十笏园自建成起就与时局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潍县古城的重要历史见证。从袁世凯复辟到军阀混战，从抗日战争到潍县解放，十笏园见证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

除了十笏园，潍坊还有众多其他值得一提的文化古迹。比如位于向阳路的小黄楼，这座由丁叔言所建的楼宇，在抗战期间成为日本宪兵队驻地，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占据。潍县解放初期，小黄楼是潍坊特别市委的办公地，许多发展生产、城市建设的重大决策都出自这里。如今，小黄楼被作为党性教育基地，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继续传承和发扬着潍坊的红色文化。

沿着向阳路向西约百十米到达芙蓉街，右手边不远处便是赫赫有名的陈介祺故居。陈介祺的父亲陈官俊号称帝师，曾做过道光帝和太子的老师，陈介祺因被赏戴花翎而被称为陈大花翎。陈介祺辞官回潍后，潜心研究金石、考古，所收藏国之重器毛鼎震惊世人。正是受其影响，潍邑金石之风久盛，以打造千年金石之都为主旨的陈介祺文化艺术节也成功举办过多届。陈介祺故居附近的增福堂社区文化底蕴也相当丰厚，除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郭味蕖故居外，胡镜心、王旭夫、陈秉忱、郭兰村等名人都曾经在这里居住。

十笏园周边更是文化古迹林立。关帝庙始建于宋代，元、清时重修，是市区存续时间最长的古建筑。潍坊古称北海，为纪念孔融任北海相，宋代在潍州公署后的城墙上修建孔融祠，清康熙年间挪至关帝庙内。老潍县城墙高壁坚，虽然如今已大部分拆除，但通过向阳路两侧的残缺城墙，仍能领略到当年的壮观景象。沿城墙下北马道街向西进入颐园小区，仔细观察主干道北侧的储藏室地基，甚至还能探寻到古城墙的某些踪迹。

潍坊的文化古迹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状元胡同，这条在爱国路上的小巷，虽然长不足百米，但却在短短二十七年内接连出过曹洪勋、王寿彭两位状元，这在其他地方是绝无仅有的。曹洪勋任陕西巡抚期间，开办延长油厂，打出了中国第一口油井，他还长于书法、画竹兰，故宫、颐和园等处留有墨迹，十笏园的牌匾也是曹洪勋题写的。王寿彭则是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曾任第一任校长，他的事迹和成就至今仍被潍坊人所传颂。

除了这些著名的文化古迹外，潍坊还有许多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文化宝藏。比如郭宅街上的松园子古民居，里边有四处巡抚故居、一处举人故居，以及多处商贾故居，刘鸿翔、郭梦龄、刘志干等都曾在此居住。这些老宅子虽然历经沧桑，但仍保留着当年的风貌和韵味，让人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音。

潍坊的文化古迹不仅是一座座建筑、一件件文物，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它们见证了潍坊的繁华与沧桑，承载了无数的故事与传说。然而，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这些文化古迹也面临着保护和开发的双重挑战。如何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以十笏园为例，这座古老的宅院如今已成为国家4A级景区，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参观。然而，与杭州西溪湿地等著名景区相比，十笏园在游客接待、设施配套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可以借鉴杭州西溪湿地的经验做法，设置一票制的观光电瓶车，由导游带领游客游览，途中穿插讲解地方人文故事，既解决了游客的参观游览难题，又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开发了文化资源。

同时，十笏园文化街区的管理和运营也值得深思。虽然街区的管理已经下了很大功夫，但市场尚未完全培育起来。街区内的风情小吃餐厅几乎是外地的品牌，这对于展示潍坊本地的文化特色非常不利。既然是争创东亚文化之都，就应该以展示潍坊本地的文化特色为主。潍坊本地的文化资源丰富，十笏园文化街区尚有很大开发利用空间。可以在充分考虑文物保护的前提下，采取政策扶持等措施，增加风筝、木版年画、扑灰年画、红木嵌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肉火烧、杠子头火烧、朝天锅、和乐等特色美食的制作体验、消费门店，使游客在旅游的同时能够亲身感受潍坊本地的手工艺品和美食的制作过程，拓宽文化旅游渠道。

此外，夜晚的十笏园文化街区也可以借鉴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经验做法，适当设置些文化表演场所为有才艺的人提供展示的舞台。时间久了，十笏园就会成为散发着浓浓文化气息的富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街区，重现“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的繁盛景象。

潍坊的文化古迹是这座城市宝贵的财富和资源。它们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内涵，更是潍坊人精神的寄托和象征。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对这些文化古迹的保护和开发，让它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传承和发扬潍坊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潍坊这座美丽的城市，共同为潍坊的文化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我们漫步在潍坊的街头巷尾，感受着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和韵味时，不妨放慢脚步，细细品味那些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文化古迹。它们或许已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但它们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却是永恒的。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保护好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让它们成为潍坊这座城市最耀眼的名片。



## 春上明湖

作者 谢醒

深秋  
山坳里  
有一棵枯草  
汁液早已干涸  
翠色也已褪尽  
羸弱、暗黄、失神

风的凛冽，霜的冰冷  
裹挟着它枯黄的叶  
向左，向右，向前，向后  
似那汹涌波涛中的一扁竹排  
起伏不定，历尽艰辛

岸在哪里？竹排问上天  
“在翻江倒海的摧残中”

好似一缕微风吹进心田  
好似一颗星光闪耀夜空  
好似一片雪花飘向大地

每到此时  
枯草颤巍巍挺起弯曲的腰杆  
感受双脚还站在肥沃土地上  
馨香温润缓缓攀升  
生之勇气重新点燃！

秋的凋零，冬的寒冷  
终将迎来春的复苏，夏的绚烂  
忍耐吧！忍耐吧！  
枯草终将返青  
碧绿油亮地  
妆点那如画的春天！

### 枯 草

□ 周静

枯草也忍不住，问上天：  
何时是尽头？

欣欣然，暖意泛上心田  
回想起云的飘逸，雨的润泽  
回想起荷的丰美，梅的傲骨  
回想起山的伟岸，海的宽广  
世间万物的美好  
是多么令它神往

偶有寒风骤歇  
偶有冰霜融化  
小小枯草睁开疲病的眼  
望着秋日暖阳斑驳的影

每想到此

# 记忆里的年

□ 孙德国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儿时那份对过年强烈期盼的激情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对逝去岁月的无限眷恋和对过年的深刻人生解读。

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过年对于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幸福且可触摸的真实梦想。那时农村家家户户还是缺衣少食，物质极为匮乏。平时吃的是不掺豆面的玉米面或高粱面窝窝头，咬一口硬邦邦的，难以下咽，好在尚能勉强吃饱肚子。冬天吃的蔬菜是白菜、萝卜、胡萝卜，夏天则是咸萝卜条加虾酱，漂着一层淡淡的油花。大人们肚子都瘪瘪的，个个满脸营养不良的菜色。平时穿的鞋多是大拇脚趾顶烂、张着“大口”的布鞋，冬天取暖的方式是使劲儿跺脚，跺出一身温暖。穿的裤子臀部和膝盖部磨烂后，就找裁缝用缝纫机一圈圈打好补丁，像打靶的靶心。

过年就不同了。无论家境多么困苦，父母都会绞尽脑汁、想方设法给孩子们置办新衣新鞋。过年还可以吃上几次白面馒头和有肥肉片儿包的饺子。所以一旦进入冬天，年就在孩子们的心底扎根发芽，放了寒假更是天天掰着手指数倒计时，期盼着新年快点来临。

进入腊月，随着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农村的大街上也开始热闹起来。街上经常会传来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卖鞭炮的一边燃放一边叫卖，哪家的鞭炮响，哪家的鞭炮就卖得火。早晨也偶尔能听到猪被宰杀时的嚎叫声。很多农家饲养了一年的猪，进入腊月就会找人宰掉，自家留下点肥肉过年，其余的在大街上叫卖。街头巷尾还不时会响起卖豆腐敲梆子的梆子声。父母用粮食换来的豆腐切成小块儿放在盖垫上，放在冷屋里储藏着，过年时来了亲戚，白菜豆腐加上猪肉粉条一炖，吃得全身上下每个汗毛孔里都透着爽。

但最吸引我们孩子们的，莫过于期盼已久的一身新衣新鞋。那时穿的衣服极少是成品衣，家长领

着孩子到集上买上二尺布，然后交给年轻俊俏的裁缝姑娘量身定做。做好的衣服放在家中，待到除夕时才允许拿出来穿上。新鞋也很少是成品鞋，一般是在寒冷的冬日，母亲在灯下一针一线纳的千层底，黑条绒的鞋面，虽不如成品鞋艳丽，但穿在脚上是那么的温暖舒适。

那时候集市上也没有卖孩子们的玩具，但逢过年家长们会给男孩子手工制作一把“手枪”。找来粗一点儿的铁丝，用钳子弯成手枪的形状，制好扳机，用淘汰的自行车内胎剪成半厘米宽的圈绑好，然后再找来淘汰的自行车链子瓣，一个孔套在铁丝上，另外的一个孔用自行车内胎把链子瓣绑在枪上，再拿废旧的弹壳筒底部钻一个小孔，小孔对准链子瓣的孔卯在一起。把哑鞭里面的火药从弹壳筒内的小孔塞满链子瓣的小孔，再用鞭纸转成小蛋放在筒内用粗铁丝轧结实，链子瓣孔里端上，把火柴头的硫磺屑弄碎塞在孔上，枪就做好了。扣动枪的开关，扳机蹭到硫磺上就会燃着火药，啪的一声响了，枪头上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那架势不亚于电影中的武工队员。

腊月二十九这天，父母到供销社买几张红纸，请村中会写毛笔字的老人书写春联。写春联的老人搭上笔墨不说，还要伺候好茶水烟锅，不贪图别的，就图个人气旺。傍黑天，家家户户把门板上旧的褪色的春联用刀子轻轻刮掉，用面熬好的糨糊刷在门板上，把新春联贴在上面。红彤彤的春联装扮得家中一片喜庆，院子里大人们打扫得一尘不染，一派崭新的景象。

除夕的早上，男孩们在长辈们的带领下，到村外祖先们的坟前祭祖，请祖先们回家过年。回到家，父母就开始挂上书有祖先姓名的“家堂”，燃香供奉祖先，祈求祖先保佑全家新的一年平平安安。男孩们拿着拆成零星的一个个鞭炮，到院子里或大街上燃放鞭炮，女孩们则头上戴着红纸花在一起做游戏。中午父母在家中包饺子。

那时也没有电视机，更不会有春晚，晚上家家

门前都挂起有玻璃罩的煤油灯，大人们开始到长辈家中串门，拉拉家常，谈谈一年的收成，诉说着稼穡的困难、人世间的沧桑，问问长辈的健康状况。一年的辛苦劳累，在此时都得以充分地释放和缓解。大人们守岁一直到深夜。近凌晨时分，父母先向家族中的长辈请示，是否一起下饺子。下完饺子，就开始奢侈地放完整的一挂鞭炮。孩子们给父母磕头，便可获得一两角钱的压岁钱。

大年初一的早上，天刚蒙蒙亮，老人们都起床了。大街上男孩女孩都是一身新衣，空气中都弥漫着清新的味道。男孩子跟着父辈们到村中给长辈磕头拜年，给村中老人们请安，拜完新年衣兜里就会塞满长辈们给的糖块儿和瓜子。女人们也是聚在一起，挨家挨户给年长的老人问好。拜完年就凑在一起打打扑克，家家户户不时传来阵阵开心的笑声。初二早晨，父辈们领着家族中的男子去祖先的坟上送祖，烧纸放鞭炮。一时间村外响起一阵阵“啪啪”的鞭炮声。

过完年剩下的就是到亲戚家拜年了。孩子们跟着父母到外婆家、姑家、姨家走亲磕头拜年，每天都吃得红光满面。亲戚多的拜年要拜到正月十五，一般过了二月初二就不再拜年了。老家中有俗语“二月二拜年——胡扑”的说法。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大地开始复苏，大人们开始推着小木车向农田里推粪，又逐渐开始了一年的忙碌，孩童们也整理书包准备开学，新的一学年又开始了。

在岁月的流逝中，童年过的那些事儿深深烙在记忆深处。最令人难忘的是那时贫穷但纯真的岁月和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美好时光。

“落花流水春去也。”岁月流逝之飞速不禁让人慨叹人生的短暂，时刻铭记童年的困苦，倍加珍惜当下的工作，把握生命的每一分钟，认真处理好每一起案件，为社会公平尽一份绵薄之力，让自己的人生不因虚度而留下遗憾，才是对新年最好的解读。